與回憶私奔

一 西營盤碼頭

對大多數遊客來說，在HK的諸多碼頭里，西營盤碼頭很難算得上出名。以它為中心，半徑三公里向陸地做半圓，卻是我“混跡”HK後期的主要活動範圍。在便秘畢業論文和準備英語考試的幽暗歲月里，經常深夜莫名煩躁，既寫不出來東西又睡不著覺，像在一灘死水中的魚。在嘗試了數綿羊dota朋友傾解胡吃海塞乃至觀摩蒼老師都未果之後，暴走街頭逐漸成了我找到的一種吐口氣的方式。午夜的HK街頭，仍然滿眼光亮到處行人，白天熟悉的建築物卻都變得陌生而不真實。山道的24小時麥當勞是每次暴走的必經之地，就像每款爛俗的RPG遊戲都有的裝備店，我每次都會進去裝備一杯巨甜無比的麥旋風，順便掃一眼燈火通明的店裡的各種NPC們：滿面倦容的保潔阿姐，偷玩手機的收銀小妹，OT剛返工抑或正要去的西服上班族，興奮嘮嗑的菲傭們，沉默的拾荒老人，呆坐的我猜測同我一般失眠的禿頂或不禿的中年阿伯，莫明其妙蹦出來的小孩，以及偶爾碰到的幾乎是臉上寫著我是遊客的各色遊客，和引起我無限遐想的樓鳳打扮的神秘女人。在某次接連看完了幾部喪屍電影的夜裡，我突然覺得這個麥當勞就是一個喪屍電影的經典場景，也許夜晚副交感神经支配的人們都有某種喪屍潛質。然而大多數時候是無限多想的，我通常匆匆掃一眼就奔出去，到街對面的711掂一包有骷髏圖案提醒人“smoking kills”的万宝路――這是有順序的，先吞掉麥旋風滿嘴冰涼再吸一支薄荷味的煙，清涼通透的感覺原地滿血，以至於我每夜樂此不彼，這個過程逐漸成了某種儀式。順著山道往下走，穿過叮叮車道，就能看到圍牆圈起的碼頭嗅到撲面而來的海味。我是一個對周遭環境極其不敏感的人，第一次經過這的時候，我一度以為墻里是工廠或停車場一類的地方，直到有次順著墻走到了一個豁口，進去是一個大白房子的背面，轉過去才發現那是個對HK普遍鴿子籠建築來說碩大的公共廁所，而廁所面對的，則是遼闊的碼頭。我承認第一次來的時候有一種豁然開朗的錯覺：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但後來才知道這個碼頭並不算大。這是一個U字型的碼頭，只是一邊比另一邊長很多。U字的中間凹槽里，泊著幾艘不起眼的船，可它們曾激發了我關於坐船去三藩開會的YY。兩岸有大片的空地，即便在午夜時分，仍有遛狗的人，抑或遛人的狗，看誰比誰寂寞；還有三五成群的學生仔，抑或古惑仔，我曾老套的想大半夜跑這廝混的中學生想必多少都有浩南山雞的潛質，直到某次在那個大白廁所外看到真的古惑仔斗毆，現場版不插電，立馬報警；以及情侶，抑或看上去是做愛做的事的男女。排列著集裝箱和船屋。

從KU畢業到找到工作入職的